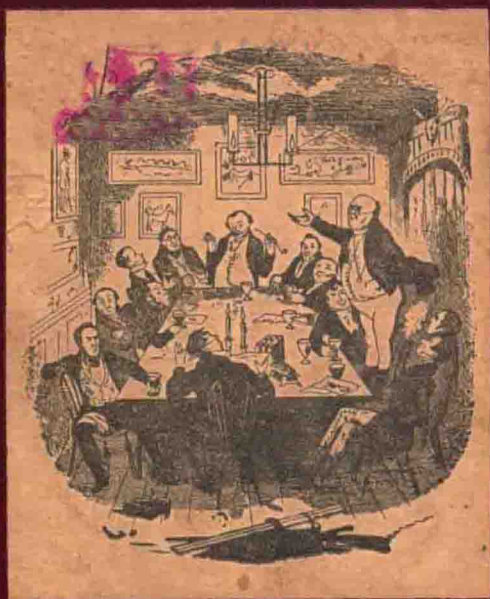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匹克威克外傳

譯 佐 天 蔣 著 斯 根 狄 · C

行 發 店 書 聯 三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目次

下冊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雜役的故事……………	(三九九)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們如何結識了兩位屬於某種自由職業的可愛青年；他們如何 在冰上遊戲取樂；以及他們的訪問如何結束。……………	(四〇八)
第三十一章	這裏完全是關於法律，有諸多精通法律的偉大權威們。……………	(四二〇)
第三十二章	比歷來的宮廷記者都遠為詳盡的描寫一個單身漢的宴會——寶·索要 先生在他的波洛的寓所請客的情形……………	(四三八)
第三十三章	大維勒先生對於文章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的箴言，並且由兒子沙姆意 爾幫助，把可敬的紅鼻子紳士的舊賬稍微付了一點兒……………	(四五〇)
第三十四章	這章全部用來把巴德爾控匹克威克案的可紀念的審判作詳盡而忠實的 報告……………	(四六七)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到巴斯去好；因此他就去了……………	(四九二)
第三十六章	這裏的要點是布賴都德王子的傳說的可靠記載，和降臨於文克爾先生 的一件極其意外的災難……………	(五〇八)

第三十七章 忠實記敘維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寫他被邀參加的夜會；並且說到他的

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託，去辦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五一九）

第三十八章 文克爾先生爬出油鍋，却大大方方高高興興的跨進火……（五一三）

第三十九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被託付了愛情的使命，加以執行，結果如何，下文分曉……（五四六）

把匹克威克先生介紹到人生的偉大戲劇之中的新的一場，並且是並不

第四十章 乏味的一場……（五六一）

進了弗利脫之後，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麼事；看見了些什麼人；以及

第四十一章 怎樣渡過了第一夜。……（五七三）

這裏好像前一章，說明一句古話，災難使人結識陌生的同牀者。還包

第四十二章 括匹克威克先生對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出奇而驚人的宣告。……（五八五）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煩。……（六〇〇）

第四十三章 敘述弗利脫監獄裏發生的一些小事，和文克爾先生的神秘的行為，並

第四十四章 且說明那可憐的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獲得解脫。……（六一六）

描寫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和家屬們一場動人的會晤。匹克威克先生在

第四十五章 他的居於其中的小世界遊歷一番，並且決定將來和它打成一片，要儘

可能避免。……（六三〇）

記述微妙的感情的一幕動人的情景，連帶着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所做

第四十六章

的趣事……………(六四八)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關於公事，和道孫和福格的得到實惠。文克爾先生在異常的情景之下重新出現。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證明出比他的頑固更有力。……(六五八)

第四十八章

敘述如何匹克威克先生由沙姆意爾·維勒幫助着，企圖輟笨加明·愛倫先生的心，解洛波·索要先生的怒。……(六六九)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六八二)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執行他的任務，以及他如何在一開頭就得到一個極其意外的幫手的增援。……(六九八)

第五十一章

這裏，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舊相識。讀者在這件幸運的事情裏所應感謝的主要是一些動人心魄的趣事，那是關於兩位有權力的大名人的。……(七二三)

第五十二章

維勒家發生了嚴重的變故，紅鼻子的史的金斯先生太早的跨了台……………(七三八)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爾先生和假·屈拉倫的最後的退場，附帶在格雷院方場裏這天早上大辦一番正事；貝科先生門上的一陣雙響的敲門結束全章。……(七四一)

第五十四章

包括關於那敲門聲的一些詳細情節，和其他的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交待，那是有關史拿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士，而對於這部傳記決不是不相干的。……(七五四)

第五十五章

沙樂門·派爾先生，由一個高尚的馬車夫委員會協助着，處理老維勒

先生的事務。……………(四〇)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意爾・維勒之間開了一次重要的談判，沙姆的父

親參與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紳士意外的來臨……………(六三)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社終於解散，而一切事情都結束得使一切人滿意……………(九六)

譯後記……………(一〇三)

插圖目錄

下 冊

弄晚飯.....	(扉頁)
妖怪和教堂雜役.....	(四一)
匹克威克先生滑冰.....	(四六)
第一次拜訪史納賓大律師.....	(四三)
發楞泰因.....	(四六)
審判.....	(四七)
巴斯的打牌室.....	(五〇)
大門碰上的時候文克爾先生的處境.....	(五八)
寶·索要先生府上飲酒作樂.....	(五四)
匹克威克先生坐着被『畫像』.....	(五七)
看守的房間里.....	(五八)
在弗利脫發現金格爾.....	(五六)
在老地方.....	(六三)

紅鼻子演講·····	(六三九)
巴德爾太太在牢里遇到匹克威克先生·····	(六四〇)
文克爾回來得古怪·····	(六四四)
鬼郵車上的鬼乘客·····	(六九九)
寶·索要先生旅行的樣子·····	(七〇一)
作對的編輯先生·····	(七〇六)
史的金斯先生的垮台·····	(七四〇)
瑪利和胖孩子·····	(七六二)
維勒先生和朋友們喝酒祝派爾先生·····	(七七七)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雜役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事情一定是真的，因為我們的曾祖父都無條件的相信是真的。據說，在本鄉的一個古舊的修道院裏，有一個名字叫做加布利爾·格勒勃的雜役兼掘墓人。要是誰以為一個人做了雜役，經常被死亡的徵象所包圍，所以就變成一個怪癖的和憂鬱的人了，那是完全不對的。喪事承辦者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我還跟一個執紼人打過密切的交道，他在私生活方面，不執行職務的時候，着實是個滑稽有趣的傢伙，好像無牽無掛，永遠啾啾唧唧的哼着什麼撈什子歌，喝起酒來一口氣就是滿滿的一杯。但是，雖然有這些相反的例子，加布利爾·格勒勃卻是個壞脾氣的頑梗乖戾的傢伙——是個怪癖的和孤獨的人，跟誰都合不來，除了跟自己，還有就是一隻舊的柳條花的瓶子，那是塞在他的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裏的。每張愉快的臉孔從他身邊經過，他總用那種惡意的和不高興的眼光對它睨視，誰見了都難免要害怕的。」

「有一次，聖誕前夜，快近黃昏的時候，加布利爾搥着鑼子，點了燈籠，向那古舊的教堂墓地走去；因為有一隻坟要在明晨之前掘好，而且他心情不好，他以為假使立刻去工作的話也許可以打起精神來的。他走在那條古老的街道上，看見從窗戶裏透露出來的活潑的爐火的光輝，聽見圍繞着火爐的人們高聲喧笑；他注意到人們在忙着準備過節，開到因此之故從廚房窗口一陣陣飄出的種種芬香氣味。這一切都叫加布利爾·格勒勃恨得心裏發痛。成羣的小孩子們從屋子裏跳出來，連跑帶跌的竄向對街去敲門，半路上遇到半打捲髮的小流氓，包圍着上樓去玩聖誕遊戲消夜的他們；加布利爾見了冷笑一下，更緊的

捏住鏟子柄，一面想到癩疹，猩紅熱，蠅子，百日咳，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聊以自慰。

「加布利爾」在這快樂的心境之下大步走着，時而有他的鄰居從他的身旁經過向他好意的打個招呼，他就回報一聲短促的、惡狠狠的咆哮。這樣一直走到那通坎地的黑暗的小路上。這條黑暗的小路，一般說，是個陰森森的地方，鎮上的人們不想走進去，除非是在大白天，太陽亮堂堂的，所以，加布利爾在這自從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時代，自從光頭和尚的時代以來，就叫做棺材弄的神聖地方，聽見一個小頑童大聲唱着快樂的聖誕節的歌，他可憤慨得不小呢。他向前走着，歌聲越來越近，他發現那是從一個很小的孩子來的，他正急急忙忙的走着，想趕上那條老街上的伙伴，一則爲了破除寂寞，一則爲了作歌，唱之前的練習，用肺部最大的勁在「叫」着歌。所以加布利爾就站住等那孩子走過來，隨即跟他到一個角落裏，用手裏的燈在他頭上敲了五六下，爲了教他把嗓子調節一下。那孩子唱着迥不相同的調子，抱頭鼠竄而去了，加布利爾·格勒勃非常開心的格格大笑一陣，走進墓地，隨手鎖了門。

「他脫下上衣，放下燈籠，跨進那未完成的坟墓，高高興興的工作了個把鐘頭。但是土給凍硬了，掘它開來和鏟它出去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雖然天上有月亮，卻是一彎新月，所以並沒有多少光明照到教堂陰影下的墓穴裏。要是在任何別的時候，這些阻礙是會使加布利爾·格勒勃很憂鬱和不樂的，但是今天他因爲阻止了那小孩子唱歌，所以是這樣的高興，也不管工作進展的緩慢了；當他做完夜工，懷着陰森可怖的滿意從地上對墓穴裏看看，一面收拾着東西，一面喃喃的哼着——

「『勇敢的宿舍，勇敢的宿舍，

冷土幾尺深，生命不存在，

頭邊一塊石，腳邊一塊石，

一頓豐盛飯，好給蟲類吃，

上面是茂草，周圍是濕泥，

勇敢的宿舍呵，在這兒聖地！」

「『噤！噤！』加布利爾·格勒勃哈哈大笑，向一塊平整的墓碑上坐了，摸出柳條酒瓶來；這塊墓碑是他所癖愛的休息之處。『聖誕節來一口棺材！一隻聖誕節的禮盒！噤！噤！』

「『噤！噤！』緊靠他後面，有一個聲音重複他的笑聲。

「加布利爾有點吃驚，在把柳條瓶舉到嘴邊的動作中間停住，回頭去看。他身邊的最古的坟墓的底，也不比這灰白月色之下的坟場更寂靜和安甯呵。白色的冷霜在墓碑上發光，在這古教堂的石頭雕刻物之間像一排排的寶石似的閃耀。雪硬而脆的凍在地上，它像一張潔白平整的鋪蓋掩蔽着密佈的坟塚，白茫茫的一片，彷彿全是祇裹了屍布放在那裏的屍首。沒有絲毫聲響破壞這嚴肅景象的深刻的甯靜。連聲響也似乎已經凍結，一切是如此的冷和寂靜。

「『是迴聲吧！』加布利爾·格勒勃說，重新把瓶子舉到唇邊。

「『不是的，』一個深沉的聲音說。

「加布利爾站了起來，並且吃驚和恐怖得生根在那里了；因為他的眼光落在一個使他的血發冷的形體上。

「緊靠着他，在一根筆直的墓碑上，坐着一個奇怪的，妖異的人物，加布利爾立刻覺察出那不是人間的生物。他的奇形怪狀的長腿，本來可以踏在地上的，卻縮着聳在臨空，並且離奇古怪的交岔着；筋肉發達的手臂裸露着，兩隻手搭在膝頭上。他的短而圓的身體上穿了一件緊身的蔽體之物，上面開了些小岔；一片短斗蓬飄在背後；衣領裁成奇怪的尖形，就算代替了十六世紀式的綢領或者領巾；鞋子的前端向上翹起很長一個頭子。頭上呢帶了一頂闊邊的寶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結滿了白霜；看樣子，那妖怪像是很舒服的一直坐在那塊墓碑上兩三百年了。他正完全靜止的坐着，舌頭伸在嘴外，像在嘲弄；並且正對加布利爾·格勒勃做着唯有妖怪纔做得出的怪笑。

「『不是迴聲，』妖怪說。

「加布利爾嚇得麻痺了，答不出話來。

「『聖誕前夜你還在這裏幹什麼？』妖怪嚴厲的說。

「『我是來掘一口坟墓的，先生，』加布利爾·格勒勃吃吃的說。

「在像今天這樣的夜裏還在坟山墓地裏勾留着的是誰呀？」妖怪說。

「是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幾乎充滿坟場的一陣狂暴的合唱般的聲音這樣喊。加布利爾恐懼的回頭看看——什麼也看不見。

「你那瓶子裏是什麼？」妖怪問。

「杜松子酒，先生，」雜役回答說，抖得更厲害了；因為這酒是向走私的人買來的，他恐怕他的盤問者也許是妖怪裏面的國產稅局裏的人。

「是誰在這樣的夜裏，在坟場上獨自一個人喝杜松子酒呀？」妖怪說。

「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那狂暴的聲音又喊起來。

妖怪對嚇壞了的雜役惡意的斜視一眼，於是提高了喉嚨說——

「那末，我們的正當而合法的俘獲物是誰呀？」

「不可見的合唱隊又作了回答，那聲調就像許多合唱者跟着教堂風琴的強有力的節奏在唱歌——彷彿是這歌聲隨

着一陣狂風括進雜役的耳朵，又隨風而去的樣子；而那回答的內容還是一樣，「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

「妖怪比以前更獍惡的怪笑一下，說，「那末，加布利爾，你有什麼話說？」

「雜役喘着氣。」

「你覺得怎麼樣，加布利爾？」妖怪說，把腳在墓碑兩邊臨空踢上來，對那雙翹鞋頭滿意的看着，就像是在端詳着全特街最時髦的一雙威林頓牌的鞋子。

「那是——那是——很奇怪的呵，先生，」雜役回答說，嚇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想我要去把我的工作做完呢，先生，對不起。」

「「工作」，妖怪說，「什麼工作？」

「「墓，先生，掘一個墓，」雜役吃吃的說。」

「啊，掘墓嗎？」妖怪說：「當別人都在快活的時候，卻掘着坟墓並且自得其樂的是誰呀？」

「那許多神祕的聲音又回答說，「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

「我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哪，加布利爾，」妖怪說，把舌頭更伸長了頂着他的嘴巴子——那是一根極其驚人的舌頭呵——「我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哪，加布利爾，」妖怪說。

「對不起，先生，」嚇壞了的雜役說，「我想他們不見得要我，先生；他們不認識我呵，先生；我看那些先生們從來沒有見過我先生。」

「啊，不錯的，他們正是需要你，」妖怪回答：「我們認識那人的，他老是帶着氣虎虎的臉色和惡狠狠的眼光，他今天晚上從街上走過來的時候對小孩子們投射惡意的眼光並且發狠的捏緊鏟子，我們認識那人，他出於內心的妬嫉，打了一個孩子，因為孩子快樂他自己卻不能夠。我們認識他，我們認識他。」

「說到這裏，妖怪發出一聲響亮而尖銳的大笑，引起了二十倍的響應；隨後他把兩腿伸在空中，用頭——或者不如說是用他的寶塔糖式的帽子的尖頂——倒豎在墓碑的狹邊上，並且用超凡的本領從那裏甩出一隻獨腳鞍子，巧巧落在雜役的脚下；於是用縫衣匠坐在櫃檯上的姿勢向上面一坐。

「我——我恐怕我是一定要離開你們了，先生，」雜役說，努力想走開。

「離開我們，」妖怪說，「加布利爾·格勒勃要離開我們了。噹！噹！」

「妖怪一笑，雜役忽然看見教堂的那些窗口光輝燦爛的亮了一下，彷彿滿屋子都點了燈；光明消失之後，風琴鏗然奏起一個輕快的調子來，大羣的妖怪們，也就是第一個妖怪的對手們，擁進了墳場，開始把墓碑做對象玩跳背的遊戲，一刻也不休息，一個接一個的「打破」最高的記錄，技巧是熟練得驚人。第一個妖怪跳得最了不得，別的妖怪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他；雜役雖在極端的恐怖之中，卻還看得出，他的朋友們只能滿足於跳過普通高度的墓碑，而他把拱頂、鐵欄等類，看得和路牌一樣的輕易。

「最後，遊戲到了最動人的頂點；風琴奏得越來越迅速，妖怪們跳得越來越快，把身體捲成一團在地上翻筋斗，像足球似

的彈過墓碑。動作的速度使雜役的腦子旋轉起來，妖精們在他眼前飛得他的腿子亂幌；這時，妖王突然竄到他面前，伸手拉住他的衣領，拖着他鑽進了地面。

「下降的迅速把加布利爾·格勒勃的呼吸剝奪了片刻，當他把它重新獲得的時候，發現自己似乎是在一個大地窖裏，四面八方都是大羣醜而醜惡的妖怪；在屋子中央，一隻高出來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墳場裏的朋友；他自己就緊緊靠在他後面站着，失去了動彈的能力。」

「『今晚上冷呵，』妖王說，『非常的冷。弄杯什麼熱的喝喝吧！』」

「聽見這命令，就有半打獻殷勤的妖怪——他們臉上掛着永遠的微笑，因此加布利爾·格勒勃以爲他們是宮庭臣僕——連忙走開，很快又帶了一大高脚杯流質的火，遞給妖王。」

「『啊！』妖王叫了一聲，他把火焰灌進肚子的時候，嘴巴和喉嚨都是透明的，『這教人暖和，也照樣弄一杯給格勒勃先生。』」

「不幸的雜役徒然推托從來沒有在夜裏喝任何東西取暖的習慣；一個妖怪捉住他，另外一個妖怪把那燃燒着的液體灌進他的喉嚨；他又咳又喘，抹着從眼睛裏衝出來的痛苦的眼淚，把那着火的酒吞下去，引得聚集在那裏的全體妖怪尖聲大笑。」

「『那末，』妖王說，異想天開的把他的賣塔糖帽子的尖頂刺戳雜役的眼睛，使他受了極其劇烈的痛苦；『那末，讓這悲慘和憂鬱的傢伙，看幾幅我們的大倉庫裏的圖畫！』」

「妖怪說了這話，隱蔽着地窖一端的濃雲逐漸捲開，清清楚楚的顯出遠遠有一間小小的、陳設簡樸的、但卻整齊清潔的房間。一羣小孩子集合在一爐旺火周圍，牽着母親的袍子，圍繞着母親的椅子跳躍。母親呢，時而站起來拉開窗簾，像是尋覓在期待中的什麼對象；一頓儉約的飯菜已經開在桌上，還有一隻圈椅放在靠火的地方。傳來一聲敲門的聲音，母親去開了門，孩子們簇擁在她周圍，高興的拍着手；父親進來了。他潮濕而疲倦，抖掉衣服上的雪，孩子們擁在他身邊，熱心的忙着搶過他的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在房裏奔走。隨後，他在爐火前面坐下來吃飯，孩子們爬上他的膝頭，母親坐在他的身邊，一切都似乎是寧

福而舒適的。

「但是景象發生了變化，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背景換到一個小小的臥室裏，那裏有一個最可愛最年幼的孩子躺著要死；玫瑰色從他的頰上消失了，光從他的眼睛裏消失了；雖然連雜役也懷著空前未有的興趣看著他，而他卻是死了。他的兄弟姊妹們擠在他的牀旁邊，拉他的瘦手，那是如此的冷而重；他們接觸之下縮回了手，恐怕的看看他的小臉；因為，雖然那美麗的小孩子像是那麼平靜安甯，像是在休息和和平之中安睡，而他們看得出他是死了，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安琪兒，從光明幸福的天堂下顧他們，祝福他們。」

「輕雲重新從那畫面上飄過，題目換了。父親和母親現在是老了，沒有幸福了，他們膝下的兒女已經減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們每張臉上都表現出滿足和愉快，圍著爐火，講著和聽著往昔的故事。父親慢慢的和平安的沉入了坟墓，不久，他的一切憂煩苦難的分享者也跟隨他到了休息的地方。少數的後死者跪在他們的墓旁，用眼淚灌溉那些掩蔽著坟墓的綠草；然後站起來走掉，憂傷而悲哀，但是沒有哀哭或是絕望的嘆息，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會重見；於是他們又和煩忙的世界混在一起，他們的滿足和愉快又重新恢復。雲遮上了那幅畫面，雜役看不見什麼了。」

「你看了那個，有什麼感想？」妖怪轉過他的大臉孔對加布利爾·格勒勃說。

「妖怪把兇狠的眼光俯盯他的時候，加布利爾才喃喃的說那是非常的好看，並且有點害羞起來。」

「你這可憐的人！」妖怪說，聲調裏含著極度的輕蔑。「你！他像是想再說些話，但是忿慨哽住了他。所以他就拾起一條非常柔軟而韌性的腿，在比頭高些的空中揮動一下，瞄個準，然後結結實實的踢了加布利爾·格勒勃一下；因此，那些隨侍妖王的妖怪立刻也都擁到倒楣的雜役身邊不留情的踢他，正如人世間的宮臣們的已成的不變的習慣一樣，他們踢王上所踢的人，捧王上所捧的人。」

「再給些他看看！」妖王說。

「他說了這話之後，雲退掉了，眼前顯出一片富庶而美麗的風景——這時候，在離那古修道院鎮市半哩之內的地方，正有這樣的一片景色。太陽從明淨的藍天上發出光明，水在它的光線之下閃着火花，在它的鼓舞之下，樹像是比平常更綠，花比

平常更愉快。河水發着快樂的聲響，泛着微波流去，樹在微風中沙沙發響，微風在葉叢中喃喃，鳥在枝頭歌唱，百靈高翔着謳歌牠對早晨的歡迎。是的，那是早晨——光明的、發香味的夏季早晨；最小的樹葉，最小的一片草，都是充滿了生命。螞蟥爬着去進行牠的日常勞作，蝴蝶在溫暖的陽光下取暖和撲翅；無數的昆蟲展開了牠們的透明的翼，狂歡的消度牠們的短促而幸福的生存。男子們昂然出場，得意於這片景象；一切是光明和璀璨。

「你，這可憐的人！」妖王說，聲調比以前更輕蔑。於是妖王又把腿揮舞一下；而腿又落上了雜役的肩膀；那些侍從的妖怪又學了領袖的樣。

「那雲去了又來許多次，它給了加布利爾·格勒勃許多教訓，但是他呢，雖然肩膀被妖怪的腳踢了又踢因而痛得像針刺，卻一直是懷着怎麼也不能減低的興趣看下去的。他看到，工作勤奮、用勞動的生活換取少量麵包的人，是高興而快樂的；而對於最愚昧無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臉孔是歡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精細的高尚的教養之下成長起來的人，處於窮困而不沮喪、受到痛苦而能超脫，因為在他們自己心裏就有快樂、滿足和安甯的資料，雖然他們的遭遇是足以使許多質地較差的人被壓得粉碎了。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創造物之中最溫柔最脆弱的女人，卻常是最能够超脫憂煩苦難的；而他看到那是因為她們在深心裏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熱情和獻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像他自己的人們，咒罵別人的歡樂，卻是這美好的世界上的最污穢的莠草；於是他把世上的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惡去比，他得到一個結論，這世界到底還是一個很可喜可敬的世界。他一達到這個結論，那遮蔽着最後一幅圖畫的雲，似乎就籠罩了他的知覺，撫慰他休息。那些妖怪一個一個從他眼前消失了；到最後一個消失的時候，他就睡着了。

「加布利爾·格勒勃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他發現自己是筆直的躺在墳場裏的一塊平的墓碑上，柳條瓶子空空的落在他身旁，他的上衣、褲子和燈散在地上，被一夜的霜雪染成白色了。他最初看見妖怪坐的那隻墓碑，筆直的豎在他面前，而他隔夜所掘的墓穴也就在他身邊不遠。開頭他懷疑他的遭遇的真實性，但是他想爬起來的時候感覺到肩膀上的劇痛，這證實妖怪的踢是真的。他記得那些妖怪把墓碑做跳背遊戲，而雪上卻沒有留下絲毫痕迹，所以他又懷疑起來，但是很快他就了然了，因為他想起來，他們既然是妖怪，當然是不留痕迹的。所以，加布利爾·格勒勃掙扎着爬起來，因為他的背痛呢；他刷掉上

衣上的霜，穿起來，轉身向鎮上走。

「但是，他是已經改變了，而他又不同意回到從前的環境裏，因為他怕他的改悔給人嘲笑，他的革新被人不相信。他猶疑了一會兒，隨後，信步所之的流浪到別處找麵包了。」

「那天人們在墳場裏發現了燈籠、鏟子和柳條瓶。最初，關於雜役的命運有許多多的猜測，但是很快就決定他是被妖怪帶走的；有些可信的見證人，曾經清清楚楚的看見他騎着一匹栗色的馬掠過空中，那馬是瞎了一隻眼睛，獅子的後腿，熊的尾巴。最後，這一切都熱烈的相信了；那新來的雜役還常常把一件證物給好奇者看，換一點微小的報酬，那東西是教堂頂上的風信雞的一部分，蠻大的一片，據說是事後一兩年上述的馬臨空飛過的時候偶爾踢下來，而被他從墳場裏拾到的。」

「不幸，這些故事被十年之後加布利爾·格勒勃的出人意外的重現所稍稍擾亂了。他出現的時候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心滿意足的，害風濕病的老人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訴了牧師，也告訴了市長；後來這事漸漸被認作了一樁歷史，就這樣一直流傳到今天。風信雞的故事的信徒們把自己的信任錯放了一次就很不容易被說服得改變過來，所以他們就儘量裝作聰明，聳聳肩，摸摸額頭，並且咕嚕的說是加布利爾·格勒勃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平墓碑上睡着了；他們故意把他所謂在妖怪的地窖裏親目所睹的種種作這樣解釋，說是他見過世面，變得聰明些了。但是這種意見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成為普遍流行的意見，慢慢的就消滅了；且不管事情究竟如何，既然加布利爾·格勒勃害了風濕病，一直到死，那末這個故事至少有一個寓意，倘使沒有更好的教訓的話——那就是，假使一個人發起乖戾的脾氣，獨自一個人在聖誕節喝酒的話，他可決不要想弄到一點點兒好處，縱使喝的是再好沒有的酒，縱使超過標準濃度許多度數，像加布利爾·格勒勃在妖怪的地窖裏所看見的那樣的東西。」